

强国梦

赵瑜 著

——中国体育的内幕



作家出版社

赵瑜 著

强国梦

作家出版社

强 国 梦——中国体育的内幕

作者：赵 瑜

责任编辑：关正文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92千 **插页：**2

印张：4.5 **印数：**0001——70,000册

版次：198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113-X/I·112

定价：1.4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盛事?	5
畸形的体育迷.....	5
再泼一回凉水.....	10
从刘长春到“一条龙”.....	16
母与子.....	21
退役的人们.....	27
谁带有智慧的风采.....	31
处在中间环节的中国教练.....	39
远离科学的人们.....	51
人才的滞流.....	56
第二部·超人?	63
爱的压抑.....	63
谷雨的奇遇.....	75
急剧弥散的病毒.....	87
公开的秘密.....	96
结束神话的时代.....	104

第三部·强龙?	112
艰难的“体育热”	112
哲学家好说深刻的话	121
“半拉人儿”趋势	125
民族的灾难	135
最后的叙述	139

引 子

原始的采访手记。片断——

“五·一九”足球闹祸，有人便在龙潭湖畔国家队训练地连夜筑起了一道极高的大墙，水泥抹面儿，围严实了大半个足球场，城堡似的，隔开了球迷们。当时就遭骂了：“柏林墙！”

我们占有了二百六十二块世界级金牌，光荣是光荣，也真不易。可是每年到医院哼哼着看病的中国人就有二十五亿。中国有三亿体育人口一说，怕是靠不住。

一九八五年，黑龙江一名射击运动员，出国名单上没他，就把枪口对准了教练，真扣了。这教练冤的慌，魂儿难散。

继尧茂书以后，在长江和黄河上又死了差不多二十条好汉，咋没人去指导指导，少死点儿？……其实后来并不是中国人和老外叫劲儿，是中国人自己在“窝里斗”了又到水上斗。

我们在洛杉矶拿下的金牌，平均七千万中国人才轮着一块。

我们的体育在主导思想上是要打和平时期的战争，战略上以奥运会为轴心，管理上沿袭了军队那一套，体制上是官

办。

女排头一回夺冠军那天夜里，全北京都哄起来了，争着到广场上挤去。大学生们唱歌儿直掉泪，他们把笤帚当了火把。听说有把床单也给当火把点了。可他们却并不是排球爱好者。这是啥心态？意识的深层是什么？是不是从上辈子起就受外国人欺负的年头长了，给憋的？大连的球迷是真赐球，迷的很自然。

汤恩比：政治滥用了人们对乡土与自然的爱，狭隘的爱国心浸淫了博大的体育精神。

蒂娜是个美国女人，当过世界健美冠军。她吃类固醇长肉。这种兴奋剂刺激男性荷尔蒙分泌，她的嗓子沙哑起来，面毛丛生，肌肉隆起，没了乳房，电话员误称她为先生，人们管她叫“男人婆”。吃那药脾气大得很，她毒打丈夫。……我那回吃药的事儿写不写？再说。

到中国科学院去挖一挖近年来逝世的人们，这里头有东西。

使希腊人联合起来的一个极重要的链索，是每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办了一千多年，为维持那种超越于城邦狭隘政治的泛希腊意识，起了大作用。于是公元前七七六年，举行首届奥运会这一年，成为希腊年表中最有价值的起点。

怎么那么多名将出国了？正式派出么？

中国体育界文革中恢复工作早，因为要搞体育外交，要拿政治金牌。年轻人得以因此而不插队，于是，体育便率先兴旺了，就同其它行业产生了时间差，以后更加独立，实际



上是封闭，进沼泽地了。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体育就把重点转到竞技体育上头了。同胞们一见金牌就乐，一听输球就骂娘，人家忘了咱，咱也忘了咱。

朱建华老抽洋烟，有了来词儿了：“抽支万宝路，才能破纪录。”不明白啥意思。

陈景润急着想把数学和力学应用于体育领域，以电脑指挥训练，三年了，干不成。人家认为这事儿不是当务之急，不提供研究经费，再说体育界也没啥人想跟着他干。看来陈景润那书生气这辈子脱不了。

体育教师莫玉凤，怀孩子八个月了，还挺着大肚子在操场上带课，艰难可想而知。山西省缺下一万零五百名体育教师。

张爱玲和陈昌杰总算结了婚了吧？真够难的。许志强跟那个澳大利亚女孩儿的事儿不知道结果，反正现在够呛。

韩玉珍算不算一个畸变的怪胎？球打的那么好，太惨了。而小谷雨的经历又太奇特。

男人的领带，金利来。不，错了，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老板是超级球迷，曾雪麟的侄子，总惦着在大陆办一支强队，但是这个一生不怕困难的人，这件事他办不成。

体育真得走在了各行业的前列？神话又来了。农业一改革喂饱了十亿人的肚子，工业一改革就给中国成百个亿的进项，不知该排第几？……其实体育界文革中内伤极重，对“左”的东西一直没顾上好好清理。今天看来，在解放思想上，在科学化问题上，在民主问题上，她的进步怕是不及其它战线。家长加资历，又通着天。名将李伟男，中国头一份“掷铁

饼者”，因为爱穿花格衬衫，挨了多少回批评？选他到纪念馆去瞻仰遗容，就因为穿了条喇叭裤，一回来就把他的二等功给降了。李伟男是亚运会的三连冠，十次全国冠军获得者。

乒坛最高统帅部很厉害，你想争冠军吗？没那么随便，让你当你就当，不让你当你就别想。何智利三十九届世乒赛擅自夺取冠军，回来看她那个难熬。

说话快到龙年了。这使我想起了恐龙。这种远古世界头号大动物怎么会绝了呢？自然界在发展变化，一个时期对另一个时期也在发生变化，恐龙的身体不适应，渐渐就没了。

我们的体育文学等于冠军文学，最缺社会批评功能。写矛盾无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关键时候想起党，困难时候想祖国，荣誉时候想人民。吹棒的过头也得叫“报告文学的严重失实”。

容国团为中国人夺取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当亿万同胞因此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中原大地却饿鬼成群，老人和孩子在饥馑中挣扎。

大跃进。超英赶美。高指标。十个大庆。我们过于好大喜功。超来超去，超越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

我采访的初期，脑子就是这么混乱，后来慢慢才清楚些。

第一部·盛事？

畸形的体育迷

昨天，我接触了一位老军人，他七十多岁了，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而他对体育却异常地关切热衷。虽然他并不曾在体育界担任过什么职务，却每每随着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战事沉浮或喜或悲。按说，他迷体育迷了一辈子，总该对中国体育兴衰有一套精当见解，却又不然，一概稀里糊涂的。倘看排球，他不知袁伟民为何人，除郎平外，其他运动员也尽数不知。或看足球，亦不知正在进行的是一项什么赛事，什么进军西班牙，进军洛杉矶，乃至最近的进军汉城之战，全无所谓。什么曾雪麟、高丰文、年维泗，什么容志行、古广明、贾秀全，统统不会使他发生兴趣。奇怪的是，他却时常因为场上的胜负而严重地影响着一连数日的情绪。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这算什么体育迷？

当我稍做深入了解之后，情况更使我大吃一惊：凡国内比赛他绝不劳神儿观看，外国人跟外国人比试，他也全无兴趣，只看中外之战，而当他督战中国队时，却又只看图象，不要声音。倒不是因为人老耳聋不需要声音，而恰恰是怕声

音，怕烦。无声的比赛在电视画面上进行，他靠在沙发里半睡半醒，以他独特的心情期待着比赛的结束。末了，儿孙们在一旁提个醒儿：“完啦！”他便从沙发里撑起身子来，指一指电视机，示意人们关掉。然后问：

“咋样？”原来他不重过程，只看结果。

儿孙们便禀报比分结果：“赢啦。”

“噢，好好，不赖。”他嘟嘟囔囔的，转身走向卧室，安然一觉东方白。

而有的时候，也许是更多的时候，中国队战败了，便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咋样？”还这老词儿。

儿孙们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今几个雨太大，场地上全是水，……球儿根本就弹不起来，咱们……咱们不大适应……”

老头儿登时气的直冲儿孙们瞪眼，粗暴地打断话头：“别说了！饭桶！大草包！都他妈该给我撤职查办！”闹不清他这是冲谁。

他忿忿地点燃香烟，呼呼地抽。全家老小见状，大眼瞪小眼，粗气不敢出，一律踮着脚后跟走路，即是平日最狂的“小皇帝”，此刻亦躲一边老实了。

——他关注的只是比赛的结果，准确地说，他需要的只是佳音——本队必须胜利，不许失败。这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他的过分的要求，使儿孙们近年来学会了对付的办法，那就是谎报军情，以输报赢，且求安定团结。

面对这位戎马一生伤痕累累的老人，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身上带着日本战刀制造的紫疤和鸭绿江彼岸嵌入的美国弹片以及印度人在麦克马洪线上洞穿肌体的纪念。于是他仇恨外国人。

使我久久不平的是，这样一位以对外战争为一生主要内容的老兵，身置今日的和平环境，体育同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体育本是一种充满了享受充满了趣味、特殊的文化的高尚的和平的文明的产物，何以在他看来，竟成了某种敌对情绪的宣泄？

问题正在这里。当我上溯中国近代史——一部充满了中国人耻辱血泪的历史，一部充满了中国人失败的纪录的历史时候，当我考察了现代体育运动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刻即上世紀末本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时候，我的思路才渐渐地清晰起来。是的，中国体育运动同世界体育的沟通，不过百年历史，而最初的沟通，正是在全民族忍受着巨大的外来屈辱和多次战争失败的历史条件下，痛苦地与世界体育汇流的。体育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形。是的，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羸弱的民族体质，以至丑陋的民族外观，——小脚女人，长辫阿Q，遗老遗少等等，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象浓重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上最大的人群。正是这些，整个民族在对外活动中期待着任何一种形式的胜利，不能容忍中国运动员的失败，越是屈辱的便越是脆弱的。中国运动员从这一职业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们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深切的期望。于是，现代竞技运动在这样极其强烈的民族色彩的背景下，由一种精神上

生理上的享乐式活动，一开始就谱写着充满民族气节令人荡气回肠的“正气歌”。体坛上的胜利，尽管虚无，却极大地震撼着亿万国民的心灵。这一切，不可能不给中国体育事业在以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换句话说，我们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复仇意识的转移。压抑的民族心理得到宣泄得到安慰的最便当的形式，莫过于直接的公开的相对平等的体育大赛吧。

那位使我惊讶不已的老军人，现身说法证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的是，他同时也渗透着民族意识中狭隘的一面。

在这种情绪的浓重氛围笼罩下，中国当代体育的发展就显得格外斑驳陆离。它怪诞畸型，利弊混淆。爱它恨它，嬉笑怒骂，最难说清。

报告最具情感色彩的体坛生活，偏偏需要更多的冷静和理性。

体育比赛能够强化人们的集团意识。集团意识的强化又可能具有两种相反的效果，它既可能使得一些人与一些人变的更亲近，也可能使一些人与一些人变的更疏远。在谈到爱国主义这种集团意识时，诗人海涅就已经注意到它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形式，他说：“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在于先使它的心脏温暖起来，通过温暖而膨胀、扩大，使得它不再仅仅爱亲近的亲戚，而用它的爱概括整个文化的世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相反地使他的心脏狭窄起来，使它收缩得象严寒中的皮革一样，使他憎恨外国的一切，使他不再愿意做世界公民，不再愿意做欧洲人，而仅仅愿意做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我虽然不敢说那位老军人的情绪是大多数中国体育观众的缩影，但是我敢肯定，只问胜负结果其它概不操心的中国观众确是万万千千，对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关注也许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有那么多人根本连围棋都不会下却呆呆地关注着比赛的胜负。海涅的话正对这批人有益。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相当一部分决定中国体育政策的人，也是只要金牌，只看胜负结果，别的不大操心。“升国旗奏国歌”成了中国体育界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运动员总是肩负着极其严肃的政权所赋予的重大使命，凡奔赴国际赛场，伴随而去的，总是浓烈的政治色彩。

这两天，我写东西再忙也要看电视，全中国这几天电视收看率差不多是最高的。因为关系到改革大业前程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举国注目。恰逢此时，中国足球队真给同胞们长脸争气，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以二比〇的优势，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进军汉城奥运会的资格。中央电视台在晚上七时半前后的黄金时间里，以同十三大转播齐头并进的姿态，向亿万观众展现了这场历史性的决战。在此后的两天中，中央台又与十三大专题节目相连着，播出了对这一胜利的国内反应，使无数球迷得以目睹了足球健儿们欢快地从机场凯旋归来的风采。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阐述了这一胜利的意义。《体育报》对这一消息，光醒目的标题就用了八十三个大字外加若干标点符号，黑压压的一大片：

**几代人共同努力，数十年艰苦奋斗，多少次挫折，
失败，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中国足球冲破亚洲壁垒登上世界赛场
我足球队今日一时回京。人们期望健儿们
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奋发进取**

看看这等气派！中间的主标题使用了最大号的黑体字，使人觉得每个字似乎都要从报纸上蹦出来，漂亮极了。再想想那措词，那个痛快，分明是让人用巨大的手掌卡了我们脖子多少年憋闷的胸腔要炸而今一朝释放的劲头儿。松快了，吐气扬眉了，舒坦了。

我备了酒，与一千球迷加酒徒的家伙痛饮了一回。果真舒坦。席间自有那毫不节制的主儿，醉吐得一塌糊涂。

酒醒了。脑子又好使了就又能想事儿。我先是想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竞技运动在海外的每一遭胜利，总是同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化紧密相连。比如七十年代的“乒乓外交”，吹响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曲，八十年代初期女排等健儿的一系列胜利又和改革初潮的潮汛几乎同步而来，及至二十三届奥运会大战中国健儿“零的突破”又同八四年前后国内改革的高潮时期遥相呼应，推波助澜，击鼓催进。而今，当十三大在关键时刻召开从而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关头的节骨眼儿上，你看，位居球类运动之王的足球又叫响了，几乎分秒不差，中国足球恰恰在这个时候“冲出亚洲壁垒登上世界赛场”。中国体育的“政治味儿”无形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再泼一回凉水

现在我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相当多的同胞们头脑热的

发昏，不利于往下的讨论。于是我只好借助于凉水，把大家流淌的热血微冷一番，这没有坏处。

法国《队报画刊》杂志在一九八六年公布了世界各国竞技体育实力的评比结果。他们采用了一种综合打分的新办法，使评比尽可能地接近真实。他们先从当代体育活动中选出二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又根据这些项目的普及与影响程度，再划分成四个等级，对每一级赋予一个系数，然后把各国在这些项目中的得分乘以所属级别的系数，求总和，遂以各国的总分数排出名次来。

一级运动项目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和拳击。——田径，我们没分。篮球我们排第九，排球我们排第八。足球和拳击我们没什么戏好唱。

二级运动项目有：游泳、网球、自行车、乒乓球、汽车和摩托车。这里头我们可以在乒乓球上拿一项高分，其余均不上榜。

三级运动项目有：柔道、手球、舢板、体操和举重。我们的举重名列第五，体操可以拿些分。

四级运动项目有：橄榄球、滑雪、冰球、击剑和高尔夫球，我们几乎是零分。

可惜中华武术未能入列。

这样评完分之后，把各项得分加起来，一排列，美国位居榜首，达二百八十分，苏联屈居第二，亦达二百七十分。下来的座次是民主德国、英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日本、保加利亚和南朝鲜得分也比我们多，排在我们前头。中国总分仅七十八分，排在第

十二位。——如此评分办法让人好没脾气！

更多的读者一定会拿出我们在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具有历史性突破的辉煌战绩例如十五块金牌来反驳我。这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宣传机器对于这次奥运会的胜利早已渲染得家喻户晓。而我认为这十五块金牌并不能反映我们的真实水平。大家忽略了一点或回避了一点，我们这些牌子是在苏联等东欧体育强国没有参赛的情况下获得的，那牌子的分量先自轻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当年，苏联人举办了一次专意同奥运会抗衡的大规模运动会，名为“八四~友谊”运动会，参赛国众多，成绩优异。如果你拿我们奥运会冠军的成绩与之相比一番，你也许会更客观一些。

说举重。我们在洛杉矶夺取了四块金牌。试与“八四~友谊”运动会同级别冠军的成绩相比：

中国		“友谊”	差距
曾国强	235公斤	252.5公斤	-17.5公斤
吴数德	267.5公斤	297.5公斤	-30公斤
陈伟强	282.5公斤	322.5公斤	-40公斤
姚景远	320公斤	337.5公斤	-17.5公斤

这样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如果“友谊”运动会的冠军参赛洛杉矶奥运会，我们这四块金牌很难得手。

说跳水。小将周继红以四百三十五点五一分的成绩，为中国夺取了一块金牌。而“八四~友谊”运动会的冠军成绩为四百八十三点一八分，我们相差四十七点六七分。如果可比的话，加上举重，已有五块金牌不属于中国。

说射击。许海峰的枪声震开了中国在奥运会上的崭新历